



玉紅梁

書叢義演史歷

編璧正譚

譚正璧編

梁紅玉

梁紅玉目

- 一 歌筵迎送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泥塗遇合……………七
- 三 勇擒方臘……………一三
- 四 怒誅苗劉……………一九
- 五 金山桴鼓……………二六
- 六 奸人破計……………三二
- 七 淮泗連捷……………三八
- 八 湖濱歸隱……………四四

一 歌筵迎送

當宋徽宗初卽位的時候，北方新建立的金國，把帶來騷擾中國的遼國滅掉。遼國有許多將士，因為不願做金人的俘虜，便都向中國投順。中國政府都一一容納，而且就派他們鎮守邊疆。金人就借此事爲題，同中國政府交涉，以爲不應該收容他們的殘敵，要中國政府一一交出來。這是一種無理的要求，中國政府當然不能接受。金人大怒，乘戰勝餘威，遣兵來打中國。政府聞報，便封童貫爲鎮邊大元帥，率兵二十萬，浩浩蕩蕩，渡過黃河，北上去抵抗。

兩軍在遼河相遇，童貫的前鋒還未駐紮停營，金兵已由對岸奮勇渡河過來，逢人便殺。宋兵措手不及，都不奉命令，盡向後退。童貫

這時也早已嚇得逃走，一直逃到離遠河二十里路地方，才停下休息。驚魂稍定，他才想到前線還有軍隊在着，他沒有發出命令，不知現在怎樣了，忙遣人去打聽。那知人未遣出，早見前方部隊，都紛紛敗退下來；幸虧同時後方大隊開到接應，前後會合，同把敵人擋住。童貫才放下心，一面派人向政府去請求增派援兵，一面檢點傷亡人數，重行補充。從此他命部下築防堅守，不敢再與金人接戰。

話說這次被金人殺死的前鋒諸將士中，有一個東京人梁俊。他家裏有妻祝氏，世代從軍，到了他，沒有兒子，只生一女紅玉。這次他被派遣在童貫部下，知道沒有戰勝的希望，臨行之際，已把後事一一托給他的夫人。其時紅玉已經十四歲，生得美麗非常，已從父親學好滿身武藝，讀過許多兵書。她看見父親年老力衰，又要從軍遠去，她

便想學從前的花木蘭，代替父親應徵。梁俊道：「孩兒不要胡想。現



三 歌筵迎送

在那裏可比古時？就是你是男孩子要代我去，我也不肯答應，不要說是女孩子了。你還是在家服事母親吧。當此亂世，一切的事都難逆料。萬一遇到什麼不幸，有了你這身本事，儘夠防衛一家。你只要能使得一家安全，那便是你的孝道了。」紅玉還要說話，給她母親抱住不許再說下去，就同替梁俊置備一切。到了行期，母女倆送他到門外，洒淚而別。

不道出兵還不到一個月，前線噩耗傳

來，陣亡了許多將士，梁俊的名字也在其內。紅玉母女得訊，痛哭不已，因爲路途遙遠，無法去收還屍體，只好設靈遙祭。當下祝氏對紅玉道：「你父親自壯年入伍，直到現在，所得俸給僅供一家衣食，因此毫無積貯。他身故之後，我們衣食都斷，此後不能不另謀生路。」

按照當時定例，凡陣亡將士，朝廷都有撫卹金賜其家族，但那時適值蔡京執政，奸黨滿朝，朝廷雖照常地卹金發放下來，可是都被他們完全乾沒。因之不久以後，祝氏母女，漸至衣食不給。恰巧鄰家有王氏母女二人，其女在教坊中掛名應徵，一家賴以粗飽。當時的妓女有兩種：一種是設有院址留客住宿的，叫做上廳行首；一種是專應客人徵召侍酒唱曲的，就叫妓女。王女做的是後一種。祝氏看在眼里裏，便想道：女兒還未成人，叫她去掛號應徵一二年，一俟過得去時立即停

止，也沒什麼要緊。便把此意和紅玉商量。紅玉到底年幼，聽說可以賺錢養活一家，便也立即應允。——從此紅玉便學習歌舞，在教坊做妓女了。

日子很快的過去，前方戰敗的消息也一天一天地傳來。童貫經不起金人的進攻，一敗再敗，最後他不顧什麼，把遼國降將張穀殺掉，差人將首級送到金營去求和。那知金人向中國索取遼國降將，原來只用爲進兵中原的藉口，那裏會受童貫的請求，仍舊繼續進攻？可是一班遼將知道了這事，非常憤慨，由郭藥師率領，齊向金人獻地請降。這樣一來，河北土地，已去十分之九，童貫便在河北立足不住，不戰而退，渡回黃河這邊來。京中聽此消息，人心大震，紛紛都向南方遷移。祝氏母女看見了這情形，也一同商量遷避之計。恰巧其時有同



院姊姊來慫恿她們同到京口去，因為她在那邊有熟人，仍可繼續舊業，且免人地生疏之苦，紅玉如果同去，也可以一般得到熟人幫助。祝氏本無主意，聽說她那邊有熟人，便答應下來。她們略略收拾細軟，結夥南下。幸喜這時金兵猶未渡河，沿路雖風聲鶴唳，可是還很平靜。

那時紅玉已十六歲，正在女孩子最美麗的時侯。她到了京口後，同母親租屋住下，一面由那同院姊妹的熟人的介紹，繼續在一家教坊裏掛名應徵。可是這時的客人們對待紅玉，和前此大不

相同，都爲她的美麗所誘惑，存着佔有她的念頭。一天當地的府尹范宗尹召她去伴客，她險些兒失去了她的自由。

欲知紅玉後來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一一 泥塗遇合

話說府尹范宗尹，原是蔡京一黨，這時蔡京在朝正在得勢，所以他也紅極一時。一天，有京官魏良臣和羅汝楫，奉了蔡京之命南來辦理秘密勾當，宗尹就廣徵妓女，設筵款待。良臣等都是北方人，不解南方言語，所以宗尹特爲徵召幾個北籍的妓女來相伴。酒筵一開，不用說，盤盤都是山珍海味；妓女們也盡是頭挑，舞姿既很嫵娜，歌喉也極宛轉。賓主們酒到盃乾，極盡歡樂。那時紅玉也被徵召在內，因

裏充當保衛的壯士，姓韓，名世忠，老家不在延安。他因早年失去父母，專賴替公倉負米過日子。但他生來勇力過人，能夠不用鞭轡，坐着野馬奔跑。因為喜喝酒，醉了常常要鬧事，所以人家都叫他做潑韓五。十八歲時，就置身軍籍，充勇敢軍。崇寧四年，奉命攻打西夏，他在陣上殺死敵國駙馬兀移，把敵兵打敗。不料上官把他的功勞報到府時，童貫改派在他親信的身上，只升了他一級。他一怒之下，政就辭職離去。范宗尹任職京口，招募壯士為保衛，他正因無業流浪，便來投効。當下聽了王伯之計，心中大不謂然，以為他們不應欺騙一個弱女子，很有想法救她的意思。

過了一天，他偶然一個人離府到外面閑逛，信步走上北固山。恰逢那天甘露寺香汛，遊人香客很多，十分熱鬧。他暗暗想道：

這裏很冷靜，今天却正走得着。」他看了一回，便在人叢中擠到寺後沿江的那條走廊裏去，因他料想那邊必較清淨，他可以在那裏玩賞長江風景。他到了那裏，果然遊人稀少，十分高興。正待占定了脚，倚欄觀望，忽然聽得後面有女子罵人的聲音，忙回頭來看，原來是三個少年追着一個年輕女子，三少年一味向那女子調笑，言語不堪入耳，那女子且逃且罵，儘向這邊過來。世忠仔細一看，正是紅玉，他這時又憶起府中商量之事，不覺舊恨新仇，同時迸發，心想：「我不去救她，有誰去救？」便大喝一聲道：「潑皮們不得無理！青天白日，敢在韓爺前調戲人家女子！」一個爲首的潑皮不肯示弱，也高聲叱道：「干你鳥事！你知他是做什麼的，我們和她玩玩有什麼要緊！」世忠聞言，怒不可遏，用手把那潑皮一提，早已提到空中，正想向欄外擲



道：『事情真巧，我正因有事想告訴姑娘，苦于沒有機會，今天却天

出時，那隻手却給紅玉拉住，她嘴裏還囁着：『使不得！使不得！』那另外兩個潑皮，也早已伏在地下求他饒命。世忠道：『看在紅玉姑娘分上，饒了你們的狗命！以後如再有不法行爲，決不相饒！』他才把手中潑皮放下。那潑皮也只好向他磕了幾個頭才起來和其餘二人抱頭鼠竄而去。

當下紅玉一看世忠雖然性子粗暴，却能不顧一切，救助一個陌路的人，十分欽佩，也十分感激，便向他深深道謝。世忠

賜我們在這裏會見。』紅玉便問甚事？世忠便把前天宗尹召集他們商議之事，一一告訴她，叫她快快離開這裏。又道：『姑娘如有需我幫助之處，你儘管可以吩咐我。』紅玉想了一想，抬頭笑着對世忠道：『話。』

欲知紅玉對世忠回些什麼話，須待下節再說。

三 勇擒方臘

話說當下紅玉笑着回世忠道：『紅玉承壯士關心，加以援救，實在感激非常。但在壯士爲仗義，在紅玉却受之不安。現在有一計較在此，惟須先問壯士現在府中担任何職？有無脫離之意？自己有無親人住在這裏？』世忠道：『區區小事，却值得這樣感激！我現在府中在

着保衛之職，係一時權宜之計，久想到淮北去投王淵將軍，可以圖個出路。現下自身以外，毫無親人，所以身子是極自由的。敢問姑娘問此數事，有什麼意思？」紅玉道：「紅玉父親也是一個軍人，死于邊事，家有老母，無以為生，才操這種職業。但在這國難嚴重之際，身任供人歡笑之役，心中老大不願。紅玉看壯士這樣英勇，將來必能為國建功，紅玉雖猥賤，但自幼承父親教得一身武藝，願隨壯士之後，乘間為父親報仇。所以此後願將此身，屬於壯士，跟壯士即日同往淮北，以免受他們糾纏。一舉兩得，未知壯士意下如何？」世忠道：「承你好意，我却沒有話推辭。只是世忠是一武夫，不解溫柔，一切須姑娘替我做主，可以省得僂事。既這樣，那麼我們幾時可以動身？」紅玉道：「待回去與母親略作收拾，今晚就動身便了。」當下兩人別

過，世忠回到府裏去，收拾了些應用的東西和衣服，向宗尹告假，說是要到南京去看一個親戚，三天後便回，宗尹當然沒有什麼不允。他出府後，逕到紅玉家裏，到了晚上，悄悄地带了紅玉母女倆，同到江邊，雇了一隻小船，渡江到揚州，再由陸路到淮北去。

話說王淵本是位老將軍，他因攻打西夏有功，累次遷官，現在在做淮北觀察使。他和世忠雖沒什麼關係，但前次童貫把世忠的軍功移給別人，他也很抱不平。這天聽說世忠來投，十分喜悅，暫時命他做一個偏將，一俟有功，再行升遷。這時世忠已將紅玉母女安置妥當，他白天到府辦事，晚上回家與紅玉同住。從此兩人的生活，都暫時安定下來了。

宣和二年，方臘在睦州造反，全浙地方震動。政府命王淵同別將

一同往討，世忠隨行，紅玉也穿了武裝同去。軍隊才開到杭州，方臘的兵也突然來到，人馬衆多，軍勢很是厲害。王淵自知衆寡懸殊，難以抵敵，十分憂慮。世忠自告奮勇道：「元帥只要分撥一千步兵給小將，小將可以把賊兵打退。」王淵正在束手無策，聽了世忠的話，將信將疑。但也依他的話，撥兵給他，看他究竟再說。世忠得了一千步兵，就率領了去埋伏在餘杭城外的北關堰。俟賊兵從那裏經過，伏兵齊發，由側裏痛擊。賊兵猝不及防，軍心大亂，向前後亂竄。世忠分兵向兩頭追擊，賊兵大敗而逃。杭州使得轉危爲安。王淵聽得世忠果然獲勝，不覺贊歎道：「果然名不虛傳！」把他所帶的白金器皿送賞給他，和他結爲知己之交。

那時政府曾有命令，如有能斬得方臘首級的，封他做節度使。紅

臣以爲這是世忠立功的好機會，勸他不可錯過，再去請于玉淵，添帶兵隊追去。他且追且擊，把方臘追到睦州清溪峒裏，深藏堅守不出。這時方臘還有賊兵二十萬，滿佈山谷。諸將跟了世忠，追到了這裏，都因不熟山中道路，無法進攻。世忠便掬紅玉改換了農家束縛裝束，偷偷地走進山谷。那時正值秋天，山中黃葉滿地，一片淒涼景象。他們只揀沒有賊兵的小路進去，遇到一個住在山裏的婦人在那裏砍柴，恰巧從她的口中探得方臘藏身所在。夫婦倆大喜，竟不顧一切，冒險深入賊兵叢集之地。到了清溪峒，世忠命紅玉在峒外接應，自領軍身殺人，方臘正高臥未起，部下迎敵，被世忠殺死幾千人，活捉方臘。跑進峒來，峒外賊兵來奪，都給紅玉擋住。于是世忠在前，紅玉在後，且戰且走，奔出山來。才出山口，恰遇別將辛興宗引兵到達。



他看見世忠擒獲方臘，不覺嫉妬心起，假
意前來接應，把方臘接受過來囚了。世忠
夫婦都已十分乏力，不防他會攘奪功勞，
便回營休息。不料到了後來，王淵替世忠
向辛興宗索取方臘，興宗竟不承認。他把
方臘殺了，將首級自己去獻與政府，作為自
己的功勞。王淵大憤，但他知道興宗是童
貫的舊部，奈何他不得，只好用善言安慰
世忠夫婦。同時有位楊維忠元帥，也不直
興宗所爲，剛巧奉命進京，便將這事面奏

徽宗。徽宗竟也礙于童貫的面子，不去追究，僅封世忠做承節郎了。

事。

方臘平後，山東盜賊又起，政府又命王淵率兵往平。其時有賊首楊天王，部下有衆數萬人。王淵命世忠去打，都被他一網打盡。軍功報到朝廷，朝廷便升世忠爲武節郎。欽宗卽位，世忠被派在梁方平部下，屯駐濬州。金兵來攻，方平沒有防備，倉皇逃走，部下數萬都潰敗。世忠被困在重圍中，拼命突圍殺出，焚去了橋，才把敵兵阻住。欽宗聽得這事，升他爲武節大夫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節分曉。

四 怒誅苗劉

話說世忠自後又建立了許多軍功，做到左武大夫，單州團練使，

駐守滹沱河。在這時候，忽報金人又來犯境，真定十分危急。那時王淵正做真定觀察使，紅玉便對世忠道：「王公有難，將軍不能不往救援。」世忠依言，命紅玉暫攝府事，自己漏夜帶兵前往。金人聽說世忠來到，似嫌緊進攻。世忠便也被困在城裏，糧盡援絕。王淵勸世忠突圍出去，他自已因守土有職，願與城同亡。世忠不聽。剛巧遇到天上雨雪，地面堆積甚厚，敵人也閉營不出。世忠在夜半帶了敢死士三百人，穿着金兵服裝，去襲敵營。金兵沒有預防，一時大亂。又以敵我不分，互相殘殺，到了天明，即全部潰逃。後來有人從金國來，談起那夜的事，世忠知敵方元帥也在紛亂中受傷身死，部下因無人統率，所以完全逃歸。真定復得轉危爲安。王淵奏報朝廷，遷世忠爲嘉州防禦使。

這年四月。金人派幹離不爲元帥，率領大軍渡過黃河來犯，直搗京師。欽宗遣使求和，不許。後來幹離不誘二帝出城，就把他們一起虜到北方去，立張邦昌爲帝，國號大楚。康王趙構本來押在金營，這以由金營逃歸，在濟州自稱天下兵馬大元帥，擁有勤王兵八萬。世忠時爲二帝受虜，天下不可一日無主，因領所部勸進。康王就在南京卽皇帝位，授世忠爲光州觀察使。世忠又請遷都長安，出兵收復兩河，康王沒有聽他。這年，他又奉朝命討平單州賊魚臺，明年，又連降張遇，李民僅諸賊，以功升定國軍承宣使。

建炎二年，金人又來犯河南。河南守將翟進約定與世忠合兵，夜攻悟室敵營。到了約期，翟進的兵不到，世忠反被金人所圍，滿身都中箭，拚命攻殺，才得脫險。後來奉朝命召還，授鄜延路副總管，

加平寇左將軍。屯兵淮陽，會合山東的兵，同拒金兵南下。明年，康王遷都臨安，世忠奉詔在淮揚整集部隊，預備到新都去護衛，忽報苗傅，劉正彥作亂，廢王爲所劫持，迫他傳位于皇子魏國公趙敷，請隆祐太后臨朝，改元明受，王淵等諸老將都爲所害。他既痛國家多難，傷故人被殺，不禁大怒道：『誓不與此賊共戴天！』

這年三月，世忠行兵到平江，與張浚等議定討亂之策。同月，世忠率所部由平江出發，從水道前行，到了秀州，按兵不動，專門製造雲梯，預充軍械，預備再進。苗傅等聞訊，十分懼怕，矯詔封世忠和張浚爲節度使，都不受命令。那時紅玉同她的長子亮已先赴臨安，苗傅等恐怕她們逃走，防守得非常嚴密。宰相朱勝非與世忠有舊，得到世忠密函，叫他設法使紅玉母子離開都城，他就騙苗傅道：『我們可

以奏上太后，叫梁夫人母子同去撫慰世忠，那麼他們便都安心了。」
苗傅果從其計，就召紅玉母子進見太后，封她爲安國夫人，叫他們母子同去迎接世忠，一同來都勤王。紅玉奉命出都，一出城門，母子倆便疾馳而北，只有一日夜工夫，便到秀州和世忠相會。世忠只道她們已爲苗傅所害，忽然意外歸來，不禁悲喜交集。一會兒，明受的詔書也到。世忠道：「我只曉得有建炎，不曉得有明受！」就把來使殺却，詔書焚掉。苗傅等聞訊，知世忠決不就範，也派兵迎敵。兵到臨平，與世忠隔河爲陣。世忠傳令軍中道：「今天我們當爲國拚命，如其面上不中敵箭的，都斬首！」

原來苗傅的前隊士兵，號稱神臂弩，全都拉滿了弓，等這邊冲上去，世忠一馬當先，瞋目大喊，挺槍直前；賊兵大驚，都向後退，箭



康王准奏，封他做江浙制置使，從衢州、信州追蹤前往。到了漁梁

還沒有發出，已經潰敗。苗傅等在後方，一聞敗訊，忙帶領精兵兩千，開了湧金門逃走。世忠追賊入城，康王步行到宮門和世忠相見，攙了他的手哭道：「中軍吳湛，最是助賊虐朕，你快先去殺掉他。」世忠立即去見吳湛，攙了手和他講話，把他的中指捏斷，叫部下把他斬首市上。又捉到主謀王世修，也送入監獄論罪。世忠因苗傅等尙擁有精兵，且離此不遠，如其不去剿滅，必致養癰貽患，便自請往討。

驛，與賊兵相遇，世忠徒步持刀向前，賊兵一見，都吃驚逃潰。劉正彥和苗傅之弟苗傅納，都被世忠捉獲。苗傅逃到建陽，世忠追往，也爲生擒。世忠平賊還都，康王親書『忠勇』兩字繡在旗上賜他，授他做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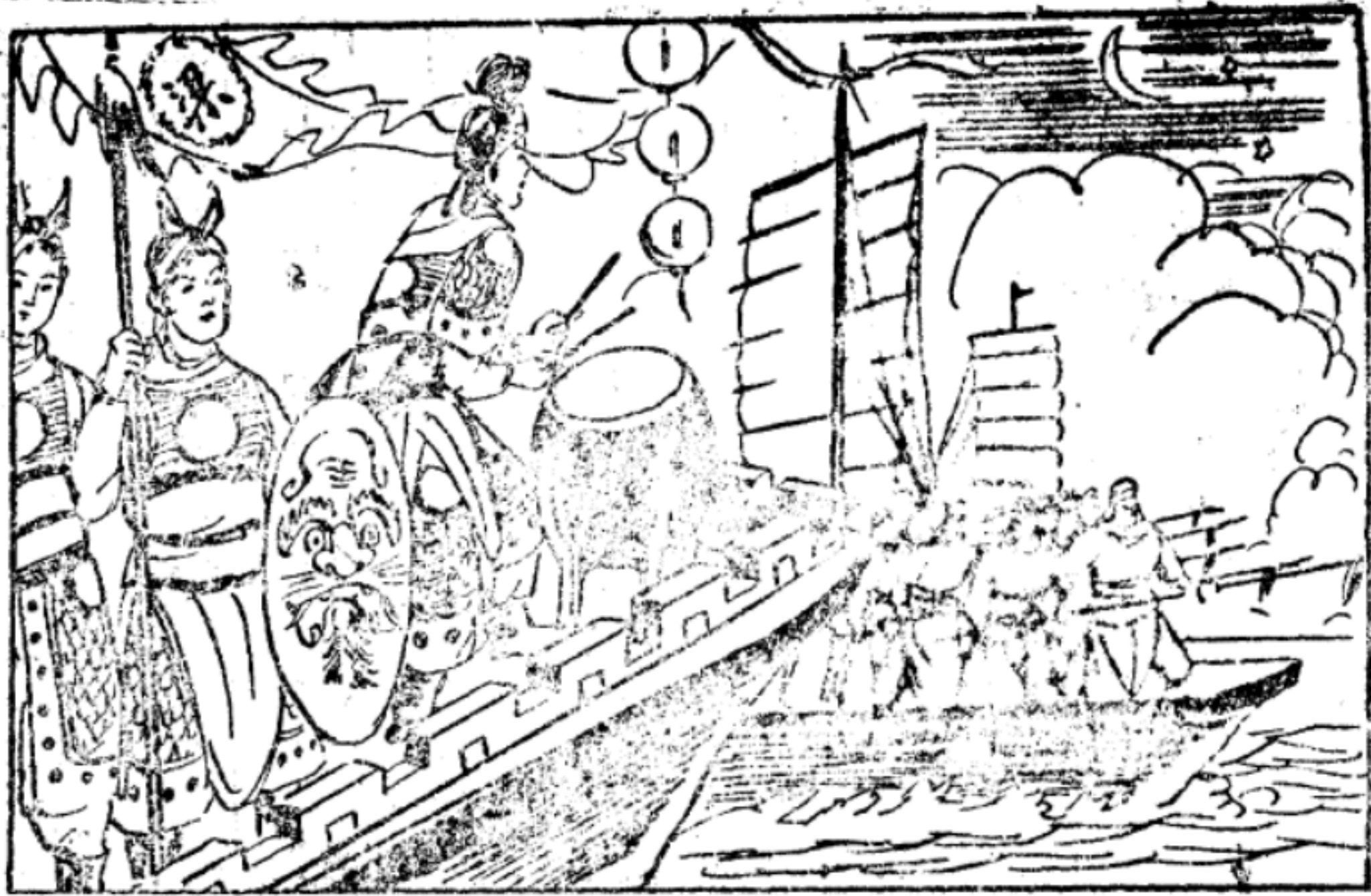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，金國用四太子兀朮爲主帥，兩淮已爲所得，又欲渡江南犯。都中聞訊，又議遷都以避。當時有張俊等，主張遷往長沙。世忠道：『國家已失河北山東，若再棄江淮，還有什麼地方！』所以他力主不再遷讓，而用兵與敵人周旋。康王接受他的主張，封他做浙江西制置使，率重兵鎮守京口。不久以後，兀朮果然渡江來犯。

欲知兀朮南犯情形，且看下節分解

五 金山桴鼓

話說金帥兀朮正將由揚州渡江南犯，忽報世忠奉命鎮守京口。他知世忠是個勁敵，便改由沿江西上，渡江進攻建康。那時建康守將杜充，見金兵大舉來攻，不戰而降。金兵便從廣德直搗臨安。康王離都渡過錢塘，逃往浙東。世忠見建業已失，京口難守，便退保江陰。後來聽說臨安亦失，以前軍駐青龍鎮，中軍駐江灣，後軍駐海口，等敵人回師時，中途加以襲擊。這時忽奉康王詔書，召他到浙東保駕。他就將他的計劃奏上，說願意留在江上，截擊敵兵，決一死戰。康王得奏，對臣下道：『新近呂頤浩在會稽時，也曾向朕獻過這個計劃，與世忠不謀而合。』便親筆書詔，聽他留駐。

這時恰值上元節，世忠與紅玉在秀州張燈高會，與民同樂。到了黃昏，忽然集合部隊數千人，連夜趕往京口。等到金兵開到，世忠紅玉已先屯駐在江中焦山寺裏。兀朮差人送信，約期會戰。紅玉向世忠獻計道：『我看這裏的形勢，要稱金山龍王廟最高，敵人一定上去瞭望我軍虛實。將軍可派二百個兵士，分在廟裏和江邊。另外遣人從江中守視着，看見敵人一到，擊鼓爲號。然後江邊的伏兵先殺上去，接着廟中的伏兵也殺下來，兩面夾攻，可把他們一一活捉。』世忠依計辦理。過了一天，廟裏的伏兵，果然看見有五個騎馬的金人馳上山來，一時高興過度，竟忘記了須聽擊鼓爲號，等江邊的兵先殺上來，就要緊衝了出去。金人一見，連忙就逃。有一個穿紅袍的從馬上弔下來，又跳起身騎上了馬逃去。結果，只擒住了兩人。審問下來，才知



道那跌下馬的就是兀朮。大家聽了，都懊喪得不得了。

到了會戰的日子，兩軍在金山下大戰了十合，紅玉親自在船上執桴擊鼓指揮部隊。部隊都拚死作戰，金人到底不能渡過去。兀朮又差人送信世忠，願意留下他們所劫掠的一切財物，讓他們過去。世忠聽了紅玉的話，不肯允許。他們又願把好馬留下，也不許。其時敵將李璿太率兵從淮東來援，駐在北岸，兀朮駐在南岸，世忠駐在敵兵的中間的江上，與他們在黃天蕩相持。兀朮駕着共有一千多

艘戰船，一天，他下令諸船同時開發，吶喊着拚命衝過江去。紅玉這時已命世忠預備許多海船，預伏在金山下面，看見敵船衝過來，便把海船分做兩路排開，並且叫許多特選的勇士們，把預造好的鐵鉤拖過去，鉤住了敵船，用力一拖，敵船便沉下去了。兀朮看見自己的船一隻一隻沉沒，兵士全都淹死，心下着實悲痛，連忙下令退回，已經損失船隻兵士不計其數。兀朮沒有辦法，請世忠親自出陣會話。世忠應允上陣，用很響亮的聲音和他酬答，又將所佩金鳳瓶滿注了酒，和紅玉且喝且談。兀朮見了，更加懼怕，很哀苦的懇求世忠放歸。世忠道：『這很容易，只要迎還二帝，恢復舊土，讓我可以向朝廷復命，便讓你們過去。』兀朮沒話可說，只好退陣。過了幾天，又請求世忠上岸去和他會見。世忠果然只帶了兩個小兵前往。這次兀朮的話很不

客氣，世忠大怒，拉起弓來就射。兀朮連忙馳開，才沒有被射着。世忠仍從容下船而歸。

話說這次世忠扼住兀朮的計劃，都是他夫人紅玉出的主意。其時已把兀朮弄得百計都窮，無法可想。世忠不覺十分得意，有些恃勝而驕，已不把金人放在眼裏。看看將近中秋節，江上月色很好，敵方毫無聲息，竟像坐以待斃的模樣。世忠便在中秋節那晚，在金山寺設宴請紅玉同諸將賞月。到了月上，世忠同紅玉自坐了一隻大船，諸將也坐船隨往，同到金山下。上岸後，趁着水光月色，徐步登山。寺僧聽說是韓元帥到了，便出寺迎接。進了方丈，待茶既畢，世忠吩咐將酒席都擺在妙高台上，同紅玉諸將上台。世忠與紅玉對坐一桌，開懷飲酒。他在月光下向山前山後望去，但見金人船上燈火俱無，自己船

上，燈球密佈，很是歡喜，不覺對紅玉道：『記得當初同夫人在甘露寺相遇，那時怎料會有今天？我的姻緣在這裏，我的功業也在這裏，可見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古人之言，實有至理。』說罷，面露得意之色。紅玉道：『將軍之言，果然不錯。可是照紅玉看來，兀朮一日不死，將軍之功一日未竟。將軍不聞困獸猶鬥，以堂堂一國元帥，豈有坐以待斃之理？將軍不可不防。』世忠道：『夫人太過慮了。再等數天，兀朮如不投降，我決不信。萬一不降，我定把他殺得片甲不留，活捉到他才歇。』當下又說了一些別的事情，與諸將盡歡而散。到了明日，忽報被困的金人船隻，一概不見，世忠大驚道：『果然不出夫人所料！』

欲知金人如何逃走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六 奸人破計

話說兀朮見世忠扼守不放，無法可想，便擬改從建康後江。但這時他所有的船隻，都被截留在江邊，不能移動一步。如改由陸地到建康，那邊又一時找不到這許多船隻，如何渡江呢？正苦計無所出，忽然有一個漢奸前來獻計。原來那漢奸是一個商人，因見金兵被世忠困住在京口，使他商業大受損失，所以一心想法兵他往。他聽說兀朮要到建康，便道機會來了，進去獻計道：「這裏西面有個蘆場地，地土鬆軟，上接江口三十里，那邊已在韓將軍防線之外。大王可命部下乘現在正值月夜開掘，不消一夜工夫，便可成一大渠。如再連夜移舟入渠，由此出江西上，可以人不知鬼不覺的直達建康。」兀朮大喜，

重加賞賜，就在中秋晚上，連夜動工，明天早上，江邊已不留一船。

世忠聞報，大吃一驚，連忙率海船從後追擊，可是已經不及，只好一直追到建康。

兀朮逃到建康，見世忠追蹤而到，仍不能北渡，不覺大為一急。一天，他在建康城上望見世忠的海船，乘風使篷，在江面來往如飛，不覺又是羨慕，又是擔憂，對部下道：「南軍使用船隻，像北人使用馬匹一樣，我們真奈何他們不得。」部下有一將獻計道：「元帥不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？何不出令募一攻破海船的計策？」



兀朮大悟道：『不錯！不錯！怎的本帥一時想不起來。』於是，就在建康城裏張貼榜示，如有人獻一攻破海船計劃的，賞十萬金。過了幾天，果然有人前來獻計。兀朮大喜，傳他進來。

話說那獻計的人，是福建人王某。他本是個不第秀才，在本鄉專門包攬訟事，無惡不作，所以給同鄉人趕出來。這時他正在建康，無業可就，落魄不堪。見了金人榜示，便憑了一日夜的思索，想出一個計劃，到了明日，去見兀朮。兀朮召他進去問計。王某道：『可在船中裝滿泥土，艙面鋪以平板，兵士就站在上面。等到沒風的時候開出，便可不至再受波浪的顛簸。他們的海船是沒風不能開動的，趁這裏的船沖過去的時候，用火箭射他們的箬篷，一經着火，就可以不攻自破。』兀朮大喜，如數給他賞格。明天，恰巧天晴無風，世忠的海

船果然因沒風不能使帆，都停住不動。兀朮就指揮部下全部登舟，向對江出發，一面派小舟去用火箭射海船，箭多得像下雨一般。海船果然着火即燒。船既不能移動，又恰遇天晴日燥，船上的人馬輜重，都被燒盡。世忠眼看敵人安然渡江，自己的船隻都被燒盡，忿憤異常，不覺大喊一聲，投身入江。諸將攔阻，已經不及。這時幸有住在楊家洲的一個和尚叫做普明的，正撐了一隻小船在擺渡，把世忠救起，送到岸上。世忠就收拾殘兵奔還京口。

這時紅玉留守在焦山，聽到世忠敗訊，深怪世忠恃勝而驕，不肯聽她的話，以後功敗垂成，失去恢復中原的機會，也忿憤異常。她不等世忠回來相見，便隻身跑到臨安去。（這時金人已退，政府已經遷回。）向政府彈劾世忠誤失戎機的罪，請求加以處分。康王因念世忠

忠勇雙全，屢立大功，不忍加罪，反而召他進京，加以慰藉，封爲少保，遷神武右軍都統制。不久，建安范汝爲造反，屢次打敗官兵，勢力一天一天地蔓延開來。康王聞報，便命世忠去剿滅。

世忠奉命，忙率步兵三萬，向建安水陸並進。到劍潭時，賊兵已把橋梁燒去。世忠一馬當先，縱馬涉水渡過，部下續之，一路便毫無所阻。其時建安附近各要邑，都被賊兵扼守，以拒官兵攻入。世忠命部下偃旗息鼓，偷偷地從僻路前進，一直抵達建安城外的鳳凰山。從籐山上，可以俯瞰全城。當下世忠便與紅玉商定計劃，連夜在山上伐木製造雲梯火樓攻城，城中果然毫無所知。等到戰具完成，大隊突然下山去圍攻城池。賊人不防，以爲各要邑都破，孤城難守，都十分慌張，無心應戰。世忠日夜攻打不歇，到了第五日，官兵終于從雲梯攻

上城牆，賊兵不支，便把城池攻破。范汝爲不及逃走，放火把自已燒死。世忠就把汝爲之弟岳吉和主謀謝嚮捉住。凡是附賊的人，盡加誅戮。其餘不是自己願意而被賊人脅從的，都一一免罪不究。百姓因此感激異常，又知道這是出于夫人紅玉的意思，便家家都爲他們夫婦倆建立生祠，焚香禮拜，替他們祝福。

建安既平，世忠正擬班師，忽報有一個婦人范氏請見。世忠很是詫異，以爲她是汝爲族人，何以自來投網。召進來一問，原來她果是汝爲的族妹，只是她深明大義，因她的丈夫王某，曾在建康獻計金人，得了十萬銀子的賞賜，回到故鄉。鄉人見他有錢，且與汝爲狼狽爲奸，都奈何他不得。范氏問明銀子來源，知是從賣國得來，非常忿憤，決計乘機出首。這次剛巧世忠來攻建安，汝爲又敗，王某躲在家

裏不敢出來。范氏看見機會來到，便冒險來向世忠告發。世忠這時對于建康之敗，餘恨未已，聽她一告發，立即派人去把王某捉來殺掉；一面安慰范氏，把王某所得兀朮的銀子賜給她，作爲養老之用。世忠又因范氏之故，念建安之叛，罪在汝爲一人，與范姓全族無關，下令范姓的人照常來歸，概不追究。

欲知世忠以後如何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七 淮泗連捷

話說世忠手定建安後，又接連剿滅了廣西劇賊曹成，湖南劇賊劉忠，然後班師回駐建康。這時金人已立劉豫爲僞齊皇帝，暫時不再南下。世忠便在建康訓練成一種極勇猛的軍隊，叫做背嵬軍。他們都使

用長斧，專門在樺前上掛人胸，下斬馬足，所向無敵。紹興四年，奉命重駐涼州。這一年，金人和劉豫合兵分路來侵掠，朝廷又令世忠迎敵。世忠奉命，便從涼州渡江，派統制解元駐守高郵，抵抗金人的步兵。世忠自己親率騎兵駐太儀鎮，以當金人的大隊。又伐木爲柵，自斷歸路，以示決死。酒，流泉，不以飲。真宗問曰：「金人何能？」人來諷，天與，世忠因不見敵兵到，遂是無聊，遂與紅玉在營中飲酒。忽報朝廷遣使臣魏良臣渡江過來，以到金營去議和，從這裏經過。紅玉道：「到了這個時候，宋朝廷還有什麼和議，真正是在夢想。魏良臣這賊，他今天自因尋來，我何不報昔日之仇。」世忠道：「他現在是個命官，我們怎能奈何他？」紅玉道：「不必我們自去對付，我已定下三個借因殺人之計，而且又可因此擊破敵人，真所謂一舉而兩

得。』世忠問計，紅玉便如此這般的告訴他。世忠聽了大喜道：『果是好計！』就命部下去請良臣。

頰，話說良臣因書到在京口替范宗尹設計騙奪紅玉未成，後來見他們夫婦屢建大功，朝廷十分重用，所以從不敢和他們見面。這次奉命北來，官職既高，奉的又是重命，所以不再畏懼世忠，加之世忠又先使人來請，他便欣然前往。當下世忠設筵款請，不佳勸酒，良臣也樂得開懷暢飲，不飲到半酣，流星馬不住地報來。良臣問道：『爲了什麼？』世忠道：『有詔命到來，叫所部退守江岸。』就下令撤除爐灶，預備班師。良臣飲罷，世忠親自送他出境。等到回來，不等回到帥府，就在馬上號令全部軍隊，齊集大儀鎮，分精兵爲五大隊，每隊爲一陣，另外又設伏兵二十多處，聽到鼓聲，起來殺敵。良臣到達金營，



兀朮向他探問宋軍動靜，良臣便把所見實告。兀朮大喜，派大將撻孛也領了鐵騎，從後面追擊世忠。金兵經過大儀鎮，世忠不動聲色，等到他們到了五陣以東，世忠鳴鼓爲號，各處伏兵齊起。金兵被宋兵分段截住，人自爲戰，不相呼應。等到背嵬軍又到，敵人馬足被斬，都跌陷在泥淖裏，因身披重甲，不能動彈，都束手被殺。殘兵往後逃走，世忠乘勝追殺，把敵將撻孛也擒獲。兀朮狼狽逃到泗上，才敢停兵休息。

其時統制解元的兵，也在高郵緝金人

作戰。金人派水軍夾河爲陣，相持未決。世忠親往助戰，一場大殺，把敵人迫退淮上。敵人驚潰，互相踏死或溺死的不計其數。于是乘勝前進，圍韃辣于泗州，圍兀朮于竹塾鎮。恰巧又逢大雨大雪天。金人糧道不通，又沒有地方可以劫掠，只好殺戰馬來吃。兵士都很怨恨，兀朮等無奈，就乘夜間抄小路逃走。劉豫所派的將劉麟劉貌看見金人逃遁，也棄了輜重北退，一直退到宿州才歇。

紹興六年，世忠奉命屯駐楚州，以防山東的敵人。楚州的州治在山陽，屢經兵火，已成一片荒萊。世忠到後，便和士卒一同執役，修理府治，紅玉也親自織薄，幫同造屋。將士中有臨陣退縮的，世忠把婦人穿的衣服送給他，等到宴會時，叫他穿了來會。這樣一來，人人奮勇，所以每戰必勝。那時劉豫屯兵淮陽，想乘機入寇。世忠就引

兵渡淮，從符離朝北，直到城下。賊兵出城包圍，世忠突圍而出，生擒金將牙合孛董，勒兵圍城。兀朮劉貌率領大兵來救，世忠見衆寡不敵，差人向張俊請援兵。那知張俊忌他功高，不肯出兵。世忠不得已，只好冒險與敵人周旋。幸虧敵人見是世忠，爲他積威所懾，不敢大舉進攻，相持不下。過了不久，奉詔命班師，仍歸楚州。淮陽百姓跟他南遷的有好幾萬。於是朝廷賜號揚武翊運功臣，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。

後來金人中了岳飛的計，把劉豫廢掉。一朝僞天子，忽變爲金人階下之囚，賣國求榮的正好看做榜樣。劉豫一廢，部下一時無主，中原爲之震動。紅玉一看北伐機會來到，便助世忠奏請出師北上，恢復中原。不料其時奸臣秦檜已從金營逃歸，康王欲加重用，他受了敵人

暗托，力主和議，反而命世忠移屯京口，留兵守楚州。世忠又上疏，請求留駐江淮，與敵人決一死戰，如其不勝，再和也未遲。連上數十章，都不批准。紅玉和世忠都憤極，恨不得把秦檜殺死。後來他們夫婦倆又商得一個破壞和議之策，派部下假扮強盜，埋伏在洪澤湖旁，等到使臣偕同金使回國從這裏經過，把他們劫持過來。這樣一來，和議必致破裂。

事並未知險使果不被劫，且看下節分解。

八 湖濱歸隱

話說紅玉同世忠商定之計，正在進行，不料給部將郝辨秘密告訴給淮東運副胡昉，昉又去告訴使臣韓肖胄，肖胄就同金使改道往南

下。世忠聽說計敗，很是忿恨。紹興三年，兀朮等又率兵來犯，分道深入。世忠急派兵圍淮陽。金人來救，大敗之于泃口鎮。世忠又派解元攻潭城，劉寶攻千秋湖，都把金人打敗。其時淮陽已被背嵬將戚閔等攻破，敵兵死傷很多。後來聽說金人已圍濠州，世忠就星夜率兵往救。在招信縣遇到敵兵，就在聞賢驛把他們打敗。等到到達濠州，州城已在三天之內給金人攻破。世忠便在淮岸與金人接戰，又把金人擊退。世忠又派兵到上流去劫敵營，給漢奸報告敵人，敵人便伐木阻塞赤龍洲，以斷宋軍的歸路，幸虧事先發覺，敵人伐木未竟，宋軍已全師而退。金人從此渡淮北去，便不再來犯。

世忠鎮守楚州十多年，部兵僅有三萬，金兵很是怕他，當時除岳飛外，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及他。他在楚州，積貯軍儲錢百萬貫，米九

十萬石，酒十五庫，可使數十年軍用不乏。這當然不是像世忠那般武夫所能想到做到，又是出于他夫人紅玉的計劃。但他們這樣的爲國努力，却因反對和議的關係。和岳飛同爲奸臣秦檜所嫉忌。假使那時朝廷肯增加他的部隊，由他率領了去攻山東，岳飛由河南同時北進，那糜失地一定可以陸續收復，國恥一定可以逐漸洗雪。但朝廷終是貪圖一時的太平，到底聽了秦檜的話，拚命去和金人講和。金人好幾次破壞了和約來犯，朝廷還不覺悟。秦檜爲了討好金人，知道世忠終爲金人之梗，就召他入朝封爲樞密使，把兵柄解除，而且派人暗中監視他夫婦倆的行動。

那時岳飛因爲在河南抗金最烈，所以秦檜聽了金人秘密要求，把他下獄害死，但到底沒有宣布罪狀。一天，世忠在朝遇見秦檜，不覺

怒從心起，忘了他夫人平日的囑咐，直問秦檜道：『敢問岳飛的死，



究竟犯了什麼罪狀？」秦檜防不到他猝然有這一問，不覺口吃答道：『罪狀是不一定有，可是犯罪是確實的。』世忠怒道：『罪狀不一定有，這那裏可以叫天下的人心服！』道罷，悻悻而去。

紹興十一年，世忠上表請以年老辭去一切職務。康王竭力慰留，拜太傅，充醴泉觀使，進封福國公，賜第都城。他這時真的年紀已老，因一生從戎，身經百戰，十指只有四指完全，且也因傷不能伸屈，



身上更是傷痕累累，像刻的花紋一樣，他從此以後，口不言兵，除了照例朝覲外，常常騎了驢子，同紅玉在西湖上閒遊。六橋三徑間，常有他倆的蹤跡。他們又出錢在飛來峯的半峯裏建造一亭，名叫翠微，紅玉嘗伴着他在那裏徘徊。所有舊部前去謁見，他一概擋駕。秦檜見他這樣，於是放心不再派人監視他了。

紹興二十一年，世忠病重不能上朝，又上表辭職。康王拜他爲太師，命他免朝。在府養病。他自知不起，對夫人道：「我本一介武夫，有勇無謀，自

與夫人遇合後，諸承指教，才能各事順遂，十戰九勝，得有今日。可恨奸臣主和，不能驅敵出境，恢復舊疆，以致有志未伸。所幸一家團聚，諸兒成立，都能效忠國家，我死了也很安心。」夫人道：「紅玉出身卑微，靠將軍勇助，致有今日，安敢居功！我們倆當此國難嚴重之際，能得白頭偕老，且又兒孫繞膝，總算福分不淺。紅玉所終身認爲遺憾的，金山一役，沒有生擒兀朮。否則失地早已收復，三帝早已迎歸，奸臣也不及回朝施其伎倆，大宋疆土，早告金甌無缺。可恨紅玉當時一時疏忽，沒有催促將軍積極用兵，以致爲奸人所賣，不獨功敗垂成，且致全師被焚。今日思之，猶有餘痛。所幸將軍自後能盡納紅玉之言，從此一帆風順，事無隕越，雖大奸側目，也奈何我們不。現在將軍得保首領以終，紅玉的心已十分滿足。將軍歸去後，紅

玉不久亦將追隨將軍于泉下。……言罷，嗚咽不已，是年八月，也忠去世。朝廷追贈通義郡王，賻內帑金帛各三千匹，賜一品服，把他葬于平江府吳縣靈巖山之下。

紅玉自世忠去世後，悵鬱無聊，果然不久即病故。她遺有一子名叫彥古，那時已官至奉朝請大夫，充敷文閣待制，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，將紅玉與世忠合葬畢，奏請立碑以垂永遠。朝廷准奏，命禮部尚書趙惟撰文，時郎周泌大書字，立碑墓上。所以，現在到靈巖山去的人，讀到墓前碑文，想起他倆當時豐功偉烈，還覺低徊不已呢。